

陳丹青

歸國十年

油畫 速寫
2000-2010

感謝這十年為我枯坐的各位模特,尤其是,裸體模特。

陳丹青

歸國十年

油畫 速寫
2000-2010

文化藝術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油畫陳丹青

楊飛雲

丹青以他無師自通的才能活躍在文化界多個領域，影響廣泛。近些年來，我期望的是看到油畫的陳丹青，而不是一個文學隨筆、文化論述、社會批評或者別的領域的陳丹青。今年，我懇切邀請丹青在中國油畫院舉辦個展，他終於同意了，將他回國十年的部分繪畫作一次小小的回顧。我很高興，油畫院美術館全體同仁也在興奮地為之籌備着，我想，我們都抱着同行與老朋友的熱切心情。

去美國走了十八年，丹青于千禧年回國。我不知道是出于巧合還是有意的選擇，千禧年的相遇不是人的願望可以求來的。他回國這十年，正是國家高速發展變化的十年，也是丹青的人生走到盛年積累，全方位展現才情的十年。輿論總是把他放進“西藏組畫”的終極成就中予以定論，可是丹青的才華是活潑的，而且很豐盛。和他接近的好朋友都知道，他有超常的學習能力，實踐範圍甚廣，品性純真，富有正義感。平心而論，這幾十年沒有哪個同齡畫家能比他更活躍多彩，涉獵通達，對周圍有那麼持久的影響力。從我識事以來，見過許多有才能、有學問的人，可是陳丹青却有許多過人之處，在他身上我看到造物主的奇妙。由于他的才大，常常不能自我，因着他的品性端正與良知，有些可以不說的話不干係的事，他又常常去說去做，為此招來不少誤解，所謂明哲自保、言多必失的古訓為他所不取，這也是人們從心裏對他的敬意所在。

陳丹青生長在中國最有西方文化積澱的地區——上海，年少時趕上了文化大革命、上山下鄉、知青運動。後因他的才能被邀請進藏，這位上海才子和世界高原上最原始的土地一碰撞，就畫出了國內繪畫史閃現亮光的作品。開放後被中央美院首屆研究生班破格錄取，後留校任教。畢業創作“西藏組畫”影響全國美術界時，年僅二十七歲。1982年遠赴世界現代藝術中心紐約，“美漂”十八年，讀書、畫畫、思考、寫作、聽音樂，不追時潮，不昧商業，文化上雖有長期的水土不服，但卻開了眼界和心性，得到大錘煉。2000年被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特聘回國，後因對教育系統的不認同，辭職，成為“北漂”，再度自主自立。可以說，丹青經歷了“文革”以來一個中國人所能經歷的種種激蕩起伏，這對他的創作是一筆內在的財富。

若把陳丹青比做一棵優良名貴的植物，那麼，由于他的出色與出眾，不免被大家頻頻利用。近年他經常出現在各種媒體上，受到文化界廣泛關注，甚至音樂、電影、戲劇、建築等方面都有他的聲音。我擔心他的才能和精力被眾家分食，終會影響他的最後成就，可他似乎習慣了這種被移來移去的生活。現今，他已是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，帶着自己的根，移來移去，以他的才學與品性，本應成為中國油畫界的棟梁之才，棟梁之才不作棟梁之用，是令人遺憾的事。我相信他在畫外的一切涉足與積累日後終會在油畫上更加顯露出來。今年初春，我們請他來油畫院畫畫，那份獨有的才情被再度喚起而一發不可收拾，學生老師都為之興奮。他從油畫起家，以油畫成名，最終應在油畫上持續發揚精進。這個時代造就了他，他的才能屬於這個時代，我相信惟有油畫纔能真正成全並證實他的全部才情，我們需要一個油畫的陳丹青。

于高碑店中國油畫院
2010年10月19日



畫室東牆

歸國十年

陳丹青

今年春，老同學楊飛雲叫我給學員示範畫寫生，特意賞我使用帶天窗的畫室。帶天窗的畫室，究竟不同，自上而下的光罩在畫布上，彷彿就能畫得好一點似的。畫完了，同學們要我接着畫，我應承了，不料接二連三畫到今秋。畫室租金，老同學不肯收的，交換條件是在這裏辦展覽，我猶豫半晌，也只好應承了。現在這些毫無意義的畫可以掛上牆給我自己看看，照規矩，先得謝謝主辦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，謝謝油畫院院長楊飛雲。

這些畫大致分成三類：一類延續我在紐約玩弄的老花樣，攤幾本畫冊，畫寫生；一類是人體或肖像，老實規矩，仍如初學時，導師就是我自己；再一類是帶學生出外畫農民，統稱“下生活”，屬於革命年代落下的病，近年重拾故技，我願攀比的對象，仍是當年的我自己——這本畫集的排版以作畫年份為順序，大約可以看出我的畫由稀少而漸多，也看出我的手怎樣由荒疏而稍許熟練。

為什麼還在畫這些無聊的玩意兒呢？一半出于謙卑，因我從未確信自己把握繪畫的法度；一半，說實話吧，其實是驕傲。“文革”期間，所有畫家惟恐發表的創作不“革命”，現如今，又看見大家只怕手上的把戲不“當代”：真的革命畫，真的當代藝術，我都佩服的，可是眾人趨附的事，斜眼看去，我總不熱心。如今，總算活到下筆畫畫不存意圖的年歲了，回頭想想，十幾歲時初學油畫的憨傻而專注，最是金不換。近年雖說畫得少，却是了無掛礙，一筆筆退回初學時代的好心思，畫畫人像和靜物，等于進了考前班——前些天，我瞧見中央美院周圍停着幾輛考前班的面包車，車身刷着大標語：“培養未來的大師”，我這獨自開張的考前班，宗旨正相反：“回到過去，當個學習油畫的初中生”。

回國定居，轉眼十年了：寫得太多，畫得太少。荒在學院的六年固然一事無成，但我不想推說是無效的教學耽誤畫畫；出版的集子居然能有讀者，但我心裏清楚，這類雜耍並不抵償本業的荒疏，而我就此變成兩個人，同時在做兩件事：幾乎每周，我被各種稿約引向陌生而犯忌的話題，並在恩准的尺度內，口無遮攔；同時，偷得半日，立刻關起門來悶頭畫畫，循規而蹈矩。我得承認，書寫、言說，令我獲得繪畫從未給予的快意，而當閉嘴描畫時，我再三慶幸畫畫比我所能想象的幸福，更幸福。這是我從未有過的經驗：當我在寫作的歧路上越走越遠，回看小小美術圈的開幕閉幕，就心想，什麼事至于這等興奮呢？可是在廁所裏審看新書的校樣時——全是字，那麼多字——忽然深感羞愧，想起以賽亞·柏林信奉的銘言：“不要有太多的熱忱”。

人不免有外向或內斂的天性吧，寫寫畫畫，是在均衡這天性，抑或是一種我目前尚未了解的衝突？而繪畫與寫作的功效，比我想象的更差異。前者是享樂的，自私的；後者似乎迎向公眾，并被賦予曖昧的責任。在凌亂的寫作或講演中，我不願，並很少談及藝術——眼下的空間能夠誠實而良性地談論藝術嗎——獨自畫畫時，我却像個從未寫作的人，一味自私，專心致志。我知道這些畫不外是重復的練習，我知道老朋友期待有一天我會畫出新的“創作”，但我並不為此焦慮，也不知道何以不感到焦慮。現在這些畫掛起來了，我發現自己從未度過這般歧異而分裂的十年。

兩小時前，我還在黃昏的微光下描繪模特的腳趾。時間、精力與視力，被寫作支離損耗了，我的抽屜寄存着好幾副備用的花鏡與散光鏡。可疑的是，我常毫無誠意地反悔着：不能再這樣下去了。這樣下去，會怎樣呢？一群人對我說：寫吧，等你的新書，另一群人懇求我，以至警告：快回到畫室去！有時我會默然聽取，彷彿做了錯事，有時，充耳不聞。寫作使我藐視畫畫：瞧那股匠氣，那點可憐的好奇心與歸屬感；畫畫却一聲不響提醒我，文字——至少，我的文字——被假想而誇張的影響，何其虛妄，惟凝結的顏料纔是真實的，可觸摸的。每天，媒體與稿約會尋過來，我申說繁忙，借以推脫，其實不過是躲在畫室裏抽煙。現在這份展覽等于公佈了我的隱私：諸位看見什麼稀罕的把戲嗎？沒有。我只是在畫畫。

2010年10月18日寫在北京畫室

目錄

雙人體	布上油畫 25 × 20 cm 2000年	11
頭戴小花的人體	布上油畫 41 × 27 cm 2003年	12
來自內蒙的模特	布上油畫 40 × 30 cm 2003年	13
來自山東的模特	鉛筆速寫七幅 38 × 27 cm 2002年	14
來自河南的模特	鉛筆速寫二幅 38 × 27 cm 2002年	19
來自內蒙的模特	布上油畫 50 × 40 cm 2003年	20
來自內蒙的模特	布上油畫 101 × 76 cm 2003年	21
來自內蒙的模特	布上油畫 25 × 20 cm 2003年	22
來自河北的模特	布上油畫 35 × 27 cm 2002年	23
來自蘭州的模特（未完成）	布上油畫 101 × 76 cm 2003年	24
來自內蒙的模特	布上油畫 50 × 40 cm 2003年	25
國學研究院	布上油畫 180 × 225 cm 2001年	26
二道溝苦命人	布上油畫 36 × 27 cm 2003年	28
還鄉的老軍人	木板油畫 38 × 27 cm 2003年	29
來二道溝打工的斜眼漢	木板油畫 41 × 26 cm 2003年	30
二道溝會計	木板油畫 41 × 26 cm 2003年	31
二道溝老農之一	木板油畫 41 × 26 cm 2003年	32
二道溝老農之二	木板油畫 41 × 26 cm 2003年	33
唐太宗與王原祁	布面油畫 61 × 50 cm 2005年	35
來自東北的模特	鉛筆速寫二幅 38 × 27 cm 2005年	36
來自青島的模特（未完成）	布上油畫 101 × 76 cm 2004年	39
來自青島的模特（未完成）	布上油畫 101 × 76 cm 2004年	41
張坊村會計	木板油畫 38 × 27 cm 2005年	42
來張坊村打工的人	木板油畫 38 × 27 cm 2005年	43
張坊村苦命人	木板油畫 53 × 42 cm 2005年	45
日本珂羅版漸江冊頁	布上油畫 61 × 50 cm 2006年	47
英俊的礦工之一	木板油畫 61 × 50 cm 2006年	48
內蒙籍礦工之一	木板油畫 50 × 40 cm 2006年	49
內蒙籍礦工之二	木板油畫 71 × 56 cm 2006年	50
英俊的礦工之二	木板油畫 71 × 56 cm 2006年	51
中年礦工	木板油畫 61 × 50 cm 2006年	54
洗淨與未洗的礦工	木板油畫 71 × 56 cm 2006年	57
礦區的民工	木板油畫 71 × 56 cm 2006年	58
沉默的礦工	木板油畫 71 × 56 cm 2006年	61
上海美術大學女生	布上油畫 71 × 56 cm 2006年	65
來自山東的模特	鉛筆速寫二幅 38 × 27 cm 2006年	66
平谷老農之一	布上油畫 61 × 50 cm 2006年	68
平谷老農之二	布上油畫 61 × 50 cm 2006年	69
日本珂羅版張旭狂草帖之一	木板油畫 55 × 30 cm 2008年	7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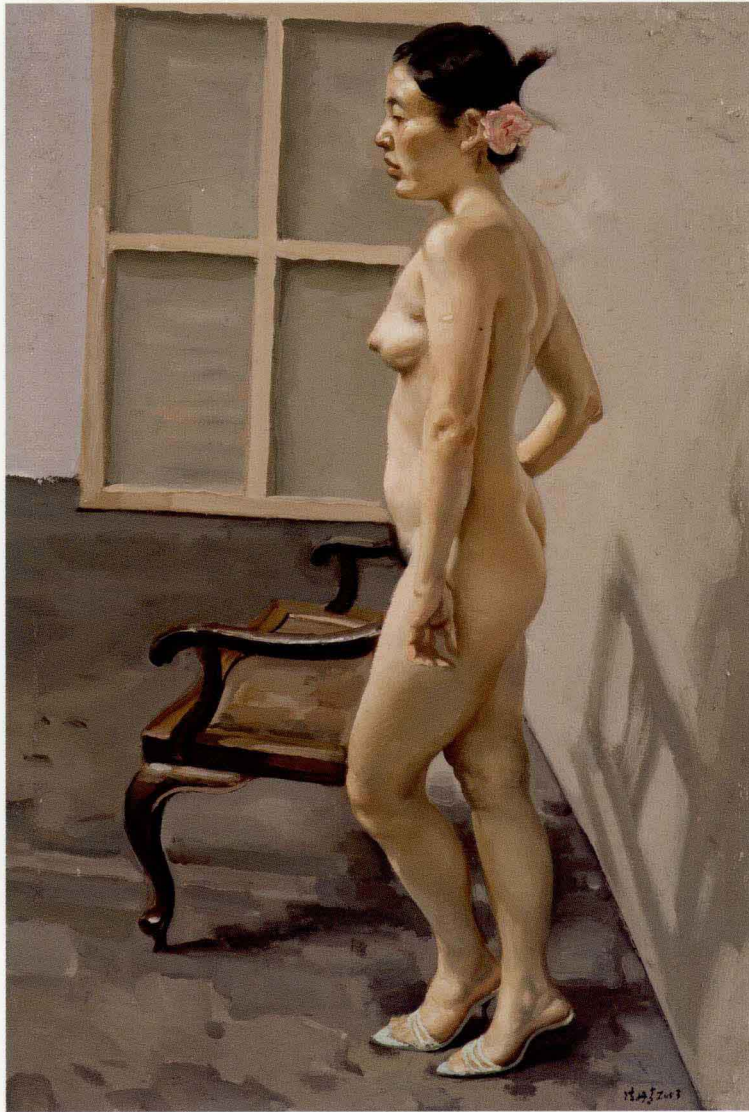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珂羅版張旭狂草帖之二	木板油畫 55 × 30 cm 2008年	73
八大山人書帖之一	木板油畫 55 × 30 cm 2008年	74
八大山人書帖之二	木板油畫 55 × 30 cm 2008年	75
日本珂羅版唐太宗書帖之一	木板油畫 55 × 30 cm 2008年	76
日本珂羅版唐太宗書帖之二	木板油畫 55 × 30 cm 2008年	77
來自安徽的模特之一	彩色粉筆 60 × 45 cm 2008年	80
來自安徽的模特之二	彩色粉筆 60 × 45 cm 2008年	81
來自安徽的模特之三	彩色粉筆 60 × 45 cm 2008年	82
來自安徽的模特之四	彩色粉筆 60 × 45 cm 2008年	83
廳堂版《牡丹亭》	鉛筆速寫十二幅 15 × 15 cm 2008年	84
中國的山川（為汶川地震捐款所畫）	布上油畫 188 × 137 cm 2008年	90
隋代與明清	布上油畫 180 × 225 cm 2008年	94
宮娥三重奏	布上油畫 188 × 137 cm 2008年	98
土耳其印象	鉛筆速寫十幅 20 × 11 cm 2009年	103
土耳其民間舞與肚皮舞	鉛筆速寫十二幅 20 × 11 cm 2009年	108
八大山人與王時敏	布上油畫 110 × 70 cm 2009年	112
隴東漢子	木板油畫 71 × 56 cm 2009年	114
隴東女孩	木板油畫 71 × 56 cm 2009年	115
隴東老農	木板油畫 71 × 56 cm 2009年	117
絲襪與黨齡	布上油畫 138 × 92 cm 2009年	118
日版珂羅版唐太宗書帖	布上油畫 55 × 42 cm 2010年	121
淳化閣帖集善本之一	木板油畫 61 × 50 cm 2010年	122
淳化閣帖集善本之二	木板油畫 61 × 50 cm 2010年	124
淳化閣帖集善本之三	木板油畫 70 × 110 cm 2010年	126
日版珂羅版唐太宗書帖	木板油畫 70 × 110 cm 2010年	128
楊煥和女友	布上油畫 138 × 92 cm 2010年	131
來自青島的時尚帥哥	布上油畫 138 × 92 cm 2010年	133
油畫院學員在牆角邊之一	布上油畫 142 × 90 cm 2010年	135
油畫院學員在牆角邊之二	布上油畫 142 × 90 cm 2010年	137
油畫院學員在牆角邊之三	布上油畫 142 × 90 cm 2010年	139
油畫院學員與專職模特之一	布上油畫 138 × 92 cm 2010年	141
油畫院學員與專職模特之二	布上油畫 138 × 92 cm 2010年	143
油畫院學員與專職模特之三	布上油畫 138 × 92 cm 2010年	145
來自四川的女孩	布上油畫 138 × 92 cm 2010年	147
臨摹蘇里科夫《攻克雪城》局部	布上油畫 80 × 116 cm 2010年	148
戴眼鏡的女孩	木板油畫 71 × 56 cm 2010年	150
聖彼得堡女孩	布上油畫 75 × 52 cm 2010年	151

2000-20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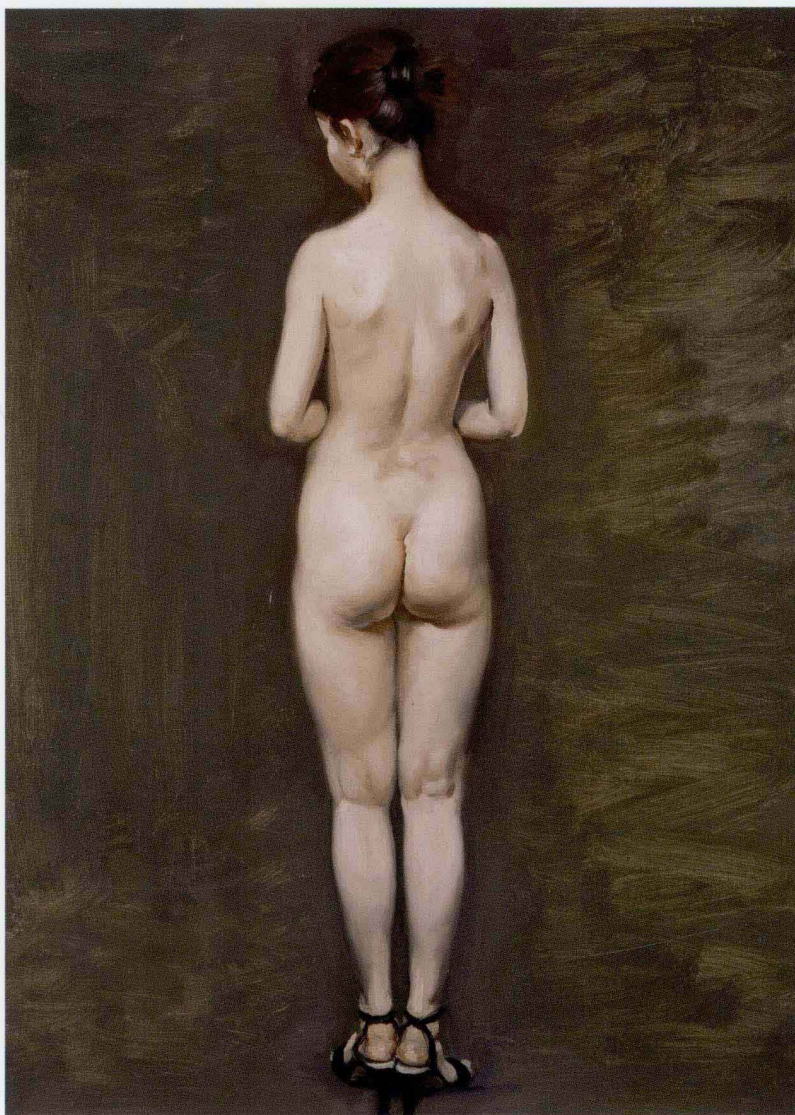
在紐約的最後三年，我攤開畫冊畫靜物，算是對物寫生，畫面略有點活趣了。此前十多年幾乎全靠照片與圖片畫畫，畫意僵滯，世紀初回國，適得受聘清華美院，開班授課，遂了寫生的願，其時，整整十八年不曾對着活人畫畫了。手生、拘謹，開初幾件人體畫尺幅甚至小於電腦——初到頭幾年，生活與工作相隨大變，招生連番受阻，和體制的無效交涉，每天必到的教學，媒體邀約漸多，寫作量逐年增加，兼以一年兩次回紐約看望母親，畫畫，完全變成業餘，惟一的創作《國學研究院》是趁春節放假畫成的，而《紐約瑣記》、《多餘的素材》、《音樂筆記》，先後出版了，日後收入《退步集》的長短雜稿，也在這幾年寫成。每出一書，我都像目擊自己的墮落，真是破罐子破摔，索性少畫，以至不畫。惟2003年非典時期，妙極了，停課罷業，偷閒畫了幾幅人體畫，待秋初開學，帶學生去北郊二道溝小村十餘日，實現夙願，與知青時代相遇了。算算1981年留校後第一次“下生活”，竟有二十三年沒再畫過農民，頭一幅開畫時，戰戰兢兢，要是給當年的我瞧見了，必定嗤之以鼻。現在選出的幾件是末尾幾天所畫，與我青年時代的鄉村寫生一比，實在可憐。但我仍然感動自喜：能在畫室裏畫人體，多麼幸福，能在村子裏畫農民，尤其幸福啊。



雙人體 布上油畫 25 × 20 cm 2000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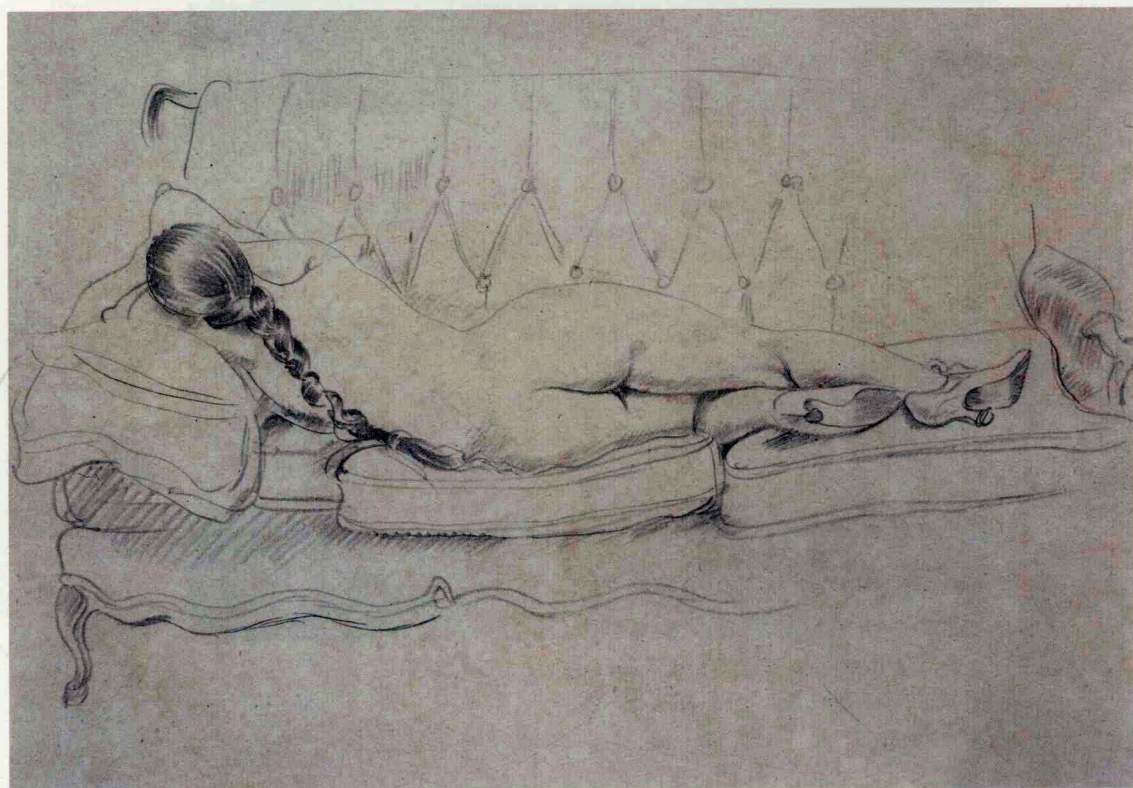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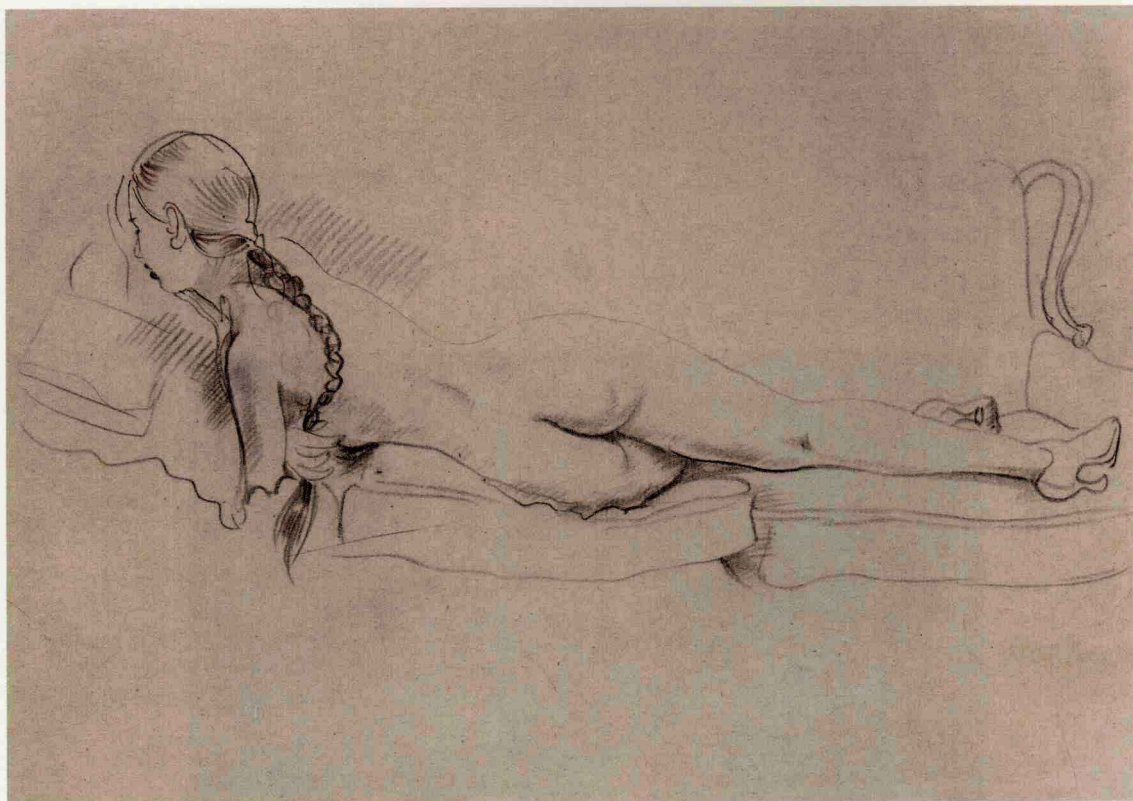


頭戴小花的人體 布上油畫 41×27 cm 2003年



這幅畫起先畫在大布上，怎麼也畫不好，全部抹掉，
可是不甘心，趁黃昏餘光的一小時，塗了這幅小畫。

來自內蒙的模特 布上油畫 40×30 cm 2003年



來自山東的模特 鉛筆速寫七幅 38×27 cm 2002年

